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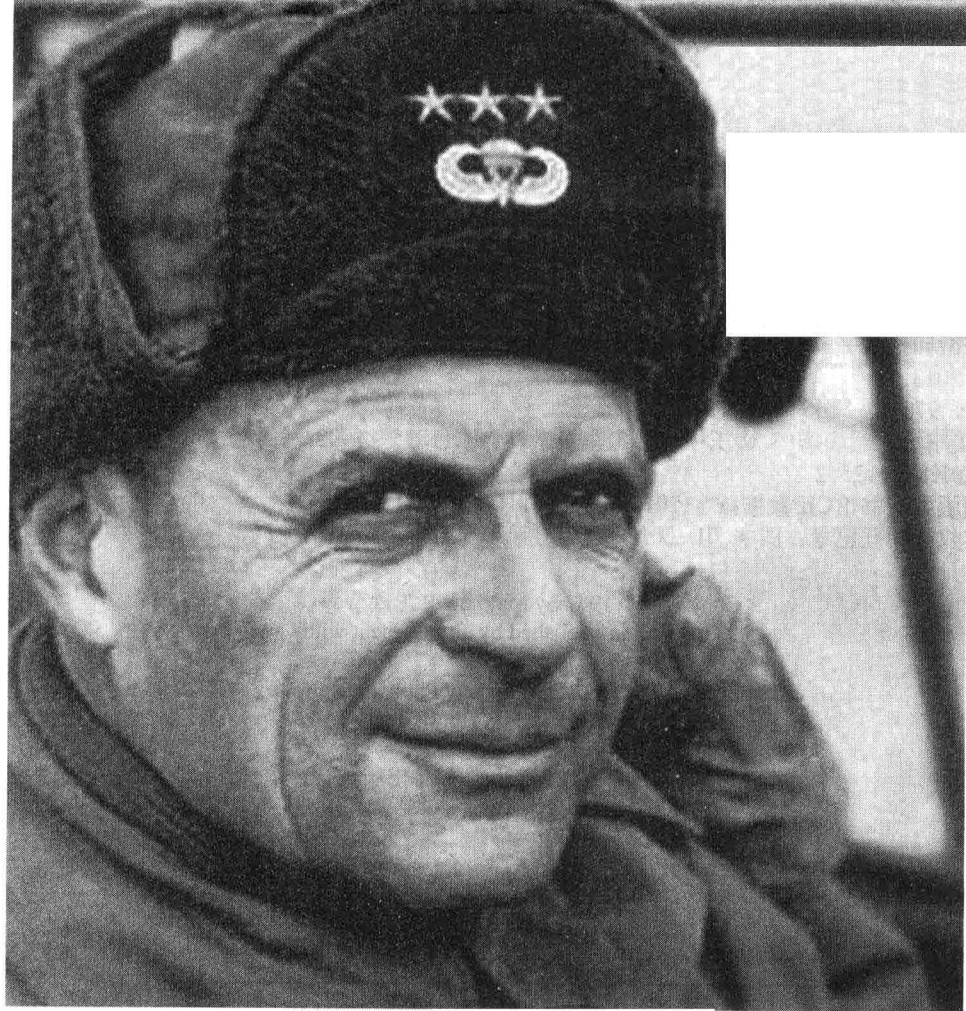


李奇微 回忆录

(美) 马修·邦克·李奇微 著
王宇欣 译

北纬三十八度线

新华出版社



李奇微 回忆录

(美) 马修·邦克·李奇微 著
王宇欣 译



北纬三十八度线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奇微回忆录 / (美) 李奇微 (Ridgway, M.B.) 著; 王宇欣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66-0718-3

I. ①李…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李奇微, M.B. (1895~1993)—回忆录
IV. ①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690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7844号

Copyright © 1967 by Matthew B. Ridgway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李奇微回忆录

著 者: 李奇微 (Ridgway, M.B.)

翻 译: 王宇欣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孟 通 刘燕玲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a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北京兰卡绘世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718-3

定 价: 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中文版序言

来自对手的思考

本书是前美国陆军四星级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关于朝鲜战争（中国称“抗美援朝”）的回忆录。

马修·邦克·李奇微是二战后美国军界的一位传奇并富有争议的人物，赞扬他的人认为，如果没有李奇微，那么所谓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最后的结局很可能就是跳大海去喂鱼了；贬低他的人认为，李奇微在战略方面过于谨慎，他只是基本守住了战前的分界线，而未能将战果进一步扩大。关于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我们不加以讨论，而应由历史及读者去评判（这恰如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今年是中国所称的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同时也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所称的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所以，在进行慎重的选择后，新华出版社选择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为的就是让读者能够了解一下我们的对手、特别是最直接在战场上的对手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有时候看一看或听一听我们的对手的看法，无论是作为专业的研究人员还是普通的读者，会更能开阔我们的视野与思路。与许多西方作者不同的是：第一，作为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的战地总司令，李奇微身临其境，亲历了这场战争的残酷（在战争中其胸前始终挂着一颗手雷的那张经典照片

就是很好的佐证），这一点是其他类似著作作者不曾有过的、也不可能拥有过的经历（例如《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的作者贝文·亚历山大，虽然在当时也是美军的随军记者，但其所站的高度远无法与李奇微相比）；第二，在其回忆录中，李奇微并未过多谈及中国方面的情况，而是在书中对美国当时的亚太政策的失误、特别是对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反思与介绍，这也是其他写过“朝鲜战争”这个题材的西方作者所从未有过的，同时亦是本书最大的看点。

当然，由于作者的身份和其价值观的局限性，书中难免有些观点过于主观，这些情况出版社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尽量进行了处理，如有不妥之处，还请读者理解。

李大光

国防大学副教授、著名军事专家

前言

朝鲜半岛的冲突标志着“美国堡垒”时代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再也无法仅仅通过避免外交摩擦来谋求和平了。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我们发现自己破天荒头一次，连一周的预警时间都没有就陷入了一场远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们的人民既无法理解也感知不到的战争中。

以往的每一次战争，包括造就美国的那场战争，我们都是做好充足准备，鼓足勇气，运筹帷幄以决胜千里。即便是1776年，虽然当时许多爱国志士是仓促离家直接奔赴战场，但因为“一连串滥用权力、强取豪夺的暴行”早已令我们的公民们义愤填膺，大家早就已经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而在其他冲突中，我们拥有天然的海洋屏障，远离战场，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争轨道，训练军队，生产武器弹药以及商讨兵力部署。

朝鲜战争则完全不同。

1950年6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就燃起了战火。

当时的美国正是一派繁荣景象，社会处于劳资和平显现的新时期，税收正逐步减少，战时的各种限制正在解除，宁静祥和的未来已经展现在眼前。

朝鲜和韩国的突然交火使我们从和平状态中猛然惊醒，意识到一场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必须承认我们是有些措手不及，甚至没有时间开会讨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审查后再做出重大决策；刚刚安顿下来的年轻人不得不重新入伍，以最快的速度直接被运抵前线；突如其来的战争又把我们的社会拖入了物资短缺、冲突不断、生灵涂炭、前途未卜的深渊。

而且，朝鲜战争可能是最后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而不用担心热核灾难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剧变。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我们遭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做出了决断，而我们的多数民众似乎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理解得并不透彻。我们是应该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投入战争，还是该单独行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最终决定将国家安全置于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必须在文职政府和军方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突出了宪法赋予文职政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骤然面对是要抵抗侵略还是任由韩国被敌人占领的问题，我们选择了道义，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而且有史以来我们还头一次了解了“有限”战争的概念。

尽管如此，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被许多难题所困扰：没有预警就爆发了如此大的冲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是我们的决策者中有人太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机关不得力？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一个企图入侵中国大陆，另一个企图以武力重新统一朝鲜半岛，我们是不是成了这两个人阴谋的牺牲品？为什么战争的爆发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仅仅靠一个无所

畏惧的总统——这个唯一拥有决策权的人的当机立断，才得以在自由世界面前挽回我们正义的形象，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对全面战争先入为主的心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所有的军事计划都是在设想打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距离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采取防御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朝鲜战争告诉我们，此后的战争都必定有所限制。问题已经不再是打不打有限战争，而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现在许多国家都拥有了热核武器，或者拥有制造技术，那就不再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了，因为那意味着同归于尽。朝鲜战争之后，我们除了和朋友打交道，也努力和潜在的敌人打交道，不得不承认，这是受到了对有限战争认识的影响。

发现我们在思想上的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就预见到了会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单靠武力再也无法解决我们此前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曾经遇到的那类问题了，我们必须制定出让所有相关的人都能接受的、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并通过强势的领导力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变得非常明确，就是我们的政策再也不能只由白宫、国务院或国防部中的任何一家单独制定，军政双方各司其职，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美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我们也意识到军政双方的领导者平时必须紧密协作才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其中政府领导者负责提出所要达成的目标，而军方

则要对使用军事手段能够获得多大成果进行分析判断，并确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军事手段。

当然只有军政双方真正做到认真征求并考虑彼此的观点，才能使这种协作成为可能。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拥有最高权力，所以如果政府高官不假思索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的权威性建议，就无法做出明智的决断；如果根本不征求、听取和考虑资深军事顾问们的忠告，那就会大祸临头。

不过朝鲜战争带给我们国家这些改变的意义，许多公民似乎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一心一意地为了家庭安康和子女教育而奋斗，至今依然沉浸在那些轻率提出的诸如“全面战争”、“无条件投降”和“大获全胜”等等过时的口号中，而那些往往是为党派政治目的服务的东西，使得一提起外交政策，全国上下就众说纷纭，辩论激烈，思维混乱，情绪低落。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尽管可能对于朝鲜战争之后我们所陷入的众多变革的深度和力度并不完全了解，但还是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全新的思维和计划方式，这令我深感幸运。

而那些介于从不思考和思维比较敏锐的人们之间的人，则因为两种思潮截然相反且言辞激烈而颇感困惑，到底该支持哪一方的观点是令他们感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的事。

我无意在本书中为任何一种观点争辩，我更希望通过本书尽我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朝鲜战争——这场标志着我国历史重大转折但又存在太多误解的军事冲突。

我无意自诩本书是对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海空作战行动的权威评述。关于朝鲜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各个军种都已经在自己编写的书中做了详尽的阐述，本书范围内所提及的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地面部队的战术行动，所用术语也是他们采用的。至于地面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评判：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97%。正是地面部队的战果，最终决定了联合国军所有努力的成败，进而决定了美国 and 联合国军的政策方向。

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强调，我们勇敢的空军飞行员和海军士兵为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他们赢得了参加地面作战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最由衷的敬意。必须承认，如果我们的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共产主义浪潮在最初的60到90天之内就会席卷对马海峡。还有，在1950年11月底和12月初的战争紧要关头，如果不是英勇的海空军竭尽所能支援地面部队，那我们的损失一定会更大，甚至我们的行动会彻底失败。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着眼点放在了那些在阵地前沿度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身上，毕竟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主要是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他们的伤亡名单就可以作证。

除此之外，我就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争辩的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解释一下我们想在朝鲜干什么，并明晰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感谢陆军部军事历史办公室主任Hal C. Pattison准将和首席历史学家Stetson Conn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们，感谢你们对我无私地分享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我还获准自由使用了另一本珍贵史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1950—53，军史处，G-3，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华盛顿特区，1962。（U. S. Marine Operations in Korea 1950—53, Historical Branch, G-3,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 C., 1962.）

衷心感谢美国陆军前上尉、在朝鲜战场上曾任步兵排长和连长的Curt Anders给予我的宝贵帮助。

Robert Smith为帮助我把手稿最终定稿出版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在此我表示由衷的谢意。

S. L. A. Marshall将军抽出宝贵的时间阅读了本书的校样，并就事实的订正和重点内容的处理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M. B. Ridgway

李奇微

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1967年1月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黎明静寂之地·····	1
——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第二章 挑战与应战·····	21
——史密斯特遣队的英勇抵抗	
第三章 联合国军在进攻·····	41
——仁川登陆和突出重围	
第四章 鸭绿江畔大祸临头·····	53
——中国人参战陆战第1师且战且退	
第五章 命令改变·····	85
——我接手第8集团军——重鼓斗志——转入进攻	
第六章 总统与将军·····	131
——麦克阿瑟被免职——前因后果——中国人被赶了回去	
第七章 停战谈判和相持·····	175
——在山岭上苦战——敌人的本性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	205
——战俘骚乱——克拉克接替了我的职务——签署停战协定	
第九章 问题与答案·····	237
——麦克阿瑟辩论的意义——军事与政治影响	
第十章 总结教训·····	259
——已汲取的和未汲取的——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寻求和平的意义	
朝鲜战争大事记·····	267
附录·····	273

第一章 黎明静寂之地

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对朝鲜半岛的地理、历史、气候、经济总量及其人民一无所知的人，根本无法完全理解朝鲜战争。

半岛的脊梁——太白山脉沿日本海海岸自北向南延伸，将朝鲜半岛天然一分为二，但无论在地理上、战略上、经济上还是种族上，朝鲜都是个统一的整体，如同人的四肢之于身体，每个部分都不可或缺。用三八线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纯属偶然，至今也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是谁最早建议这样做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且这对于当时的军事学家来说也是小事一桩。

其实三八线根本不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因为它既不能用作军事防御，也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居住在三八线以北和以南的朝鲜人语言和饮食相同，服饰和习俗无异，而且还怀有同样的民族自豪感。

尽管历史上曾遭受别国的侵略和奴役，但朝鲜在它的人民心中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朝鲜人民长期以来一直渴望自己管理国家的事务。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朝鲜半岛多灾多难，有史以来几乎就一直是个战场。俄国和日本都曾不顾国际承诺，试图吞并朝鲜半岛。尽管美国政府多次保证会在朝鲜遭受袭击时提供援助，但在1950年6月以前，美国从未在这个弱小王国遭受不幸时施以援手，把它解救出来。

朝鲜半岛全长约600英里，就象亚洲大陆伸出的一根短粗的拇指。它正对着日本四大岛屿中最南端的九州，中间只隔着狭窄的对马海峡，极易招致对岸的入侵。从朝鲜半岛的重要港口釜山到日本内海的门户下关，航程只有100英里多一点。朝鲜半岛位于亚北极区的日本海和亚热带的黄海之间，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国家有着极端温度的原因。尽管朝鲜位于温带，与肯塔基州在同一纬度上，但在其北部6000英尺高的陡峭山岭上，冬季严寒时气温可达华氏零下50摄氏度；而在南方的稻米之乡，夏季的酷热让人透不过气来。步兵会遇到各种严峻的考验：厚厚的积雪，泥泞的道路，夏日的倾盆大雨，冬季的致命严寒……不过，这里也有绿油油的稻田，土地肥沃，景色明媚，美不胜收。

恶臭是朝鲜的一大特色，令每名军人都记忆深刻。这里用人的粪便给作物施肥，还用各式各样的桶，以及漏粪的破车装运这些肥料，使乡村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臭味，让人从一开始就打心眼儿里觉得反感。

朝鲜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南方低洼地区，草木等自然植被早就遭到砍伐，当成柴火、食物和饲料。现在那里生长的植物主要是一种矮小多节的灌木。这种灌木不好生火，也没什么绿茵，而且过于矮小让人几乎无处隐蔽和藏身。生活在南方的村民们用树枝在地上到处划拉，把所有能生火的东西都搜罗起来。他们把每种可燃的垃圾、树根、枯枝、稻草、破布等等都收集贮藏起来生火。村里路旁的明沟就是敞开的下水道，这也是随处可见的恶臭的根源之一。猪是这里主要的家畜，在污秽难言的垃圾堆中到处溜达。心怀警惕的饿狗连最令人恶心的粪便、下水也吃得狼吞虎咽。小孩子们穿着方便随时解手的小开裆裤在屋外玩耍。

南方的水稻收成很好，朝鲜人还种了很多大白菜，这种菜常常长得比较老，收获后放在大坛子里腌成泡菜，和鱼头及其他佳肴一起烹调，是朝鲜人日常的主菜之一。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种食物实在难以下咽，但却符合朝鲜人的口味，而且确实富含维生素。

这里的村舍都很矮小，陈设简陋，仅靠透过油纸窗户的太阳光来照明。南方平整的土地都已经成了耕地，而且到处都有人居住。

朝鲜是工业区，但粮食很大程度上依靠南方供给。这里的崇山峻岭之上耸立着四季常青的参天大树，陡峭的花岗岩绝壁直立如削。在群山之间、大海之滨信步或自空中鸟瞰，这块土地总体来说还是很美的。当夏日渐渐离去，生长着茂密阔叶林的太白山麓披上几抹金黄，满眼是绚丽的红棕色。抬头仰望，碧空万里无云，极目远眺，大海深邃而清澈。

然而，在朝鲜半岛的最北部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景象，尤其是冬季，从遥远的中国东北的不毛之地形成的暴风毫无预兆地呼啸而至，漫山遍野的积雪可达10英尺厚。由于山脉一直伸向鸭绿江，朝鲜在这里是真的被分隔开了，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要翻过人迹未至、无路可行的座座险峰来保持一条



稳固的战线或者相互之间的联络，无异于痴人说梦。全国的道路都蜿蜒曲折，而且每条路之间都相距甚远。丘陵地带尽是羊肠小道，人员和马匹只能一个接一个地通过。这里的森林是敌人徒步行军极好的隐蔽，而高度机械化的军队不敢进入无路可行的山地，那里数不清的峡谷、令人苦不堪言的道路还有如刀削般陡峭的山岭会令他们寸步难行。中国军队习惯了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也习惯于忍饥挨饿，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他们没有装甲部队，炮兵也很少，没有复杂的通讯手段，轻装只携带手持轻武器，因而在这里掌握了选择机动和隐蔽的主动权。

我们对地形一无所知，想要用的地图又错误百出，这显然对敌人更有利，熟悉地形也成了他们的一种秘密武器。我们寻找的道路常常不存在，或者找了半天结果只是那些靠轮子行进的车辆根本无法通行的小路。

与朝鲜的地形不同，朝鲜人民非常热情好客，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善良温顺的百姓。经过适当的训练，他们也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士兵。他们是俭朴的农民，也是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对日本人满怀仇恨，对残暴的日本警察记忆犹新。朝鲜人像爱尔兰人一样富有个性，也像爱尔兰人一样不可能接受被迫的国家统一。他们没有受过自治教育，也很少使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所以，在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们不熟悉我们的习惯，我们也未能通过协调来突破语言障碍，再加上我们在与他们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比较草率，使得彼此的合作极为困难，在面临致命危险的压力来不及制订计划或草案时更是如此。

美国知道有朝鲜Korea（我们的地理书上过去写作“高丽Corea”）的存在其实时间并不长，外交上与之打交道的的时间则更短。1834年，热衷于开放日本门户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就对和朝鲜进行贸易有过一定的兴趣。但即便是在海军准将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之后，朝鲜还是被忽视了。1866年，由于法国和美国的侨民在朝鲜被处死，两国政府大怒之下曾一度准备联合组织远征军讨伐朝鲜，幸运的是这项计划后来被放弃了；但此后为了和朝鲜进行谈判而付出的种种努力劳而无功，结果只换来了美国

海军的军舰同朝鲜海岸炮群发生交火并捉了几个朝鲜俘虏。然而，我们仍然努力坚持，开始是日本后来是由中国居中调解。1882年，我们和朝鲜的第一个条约终于在天津签订，从而使美国与朝鲜王国之间建立了贸易关系。该条约的一项条款格外引人注目：即保证“两国在任何一方受到他国不公正对待时，要相互援助”。在随后的整整70年中，“不公正对待”一词貌似含义广泛，但实际的解释却颇多限制。

在之后几乎所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条约、文件、决定和宣言中“独立”一词反复出现。可是，自天津条约签订之后的若干年以来，独立一直就只是个谎言而已。对我们来说，独立只意味着我们让朝鲜遵守其贸易协定，而当其他国家为占领和剥削这块“黎明静寂的土地”而明争暗斗时，我们根本没有进行干预。

天津条约签订时，我们曾明确承认了中国的统治权。后来，当日本和中国都力图抓住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时，我们有意识地避免得罪其中任何一方，在中国驻朝代表因不满我国公使对中国加强控制朝鲜的态度而表示抗议后，我们甚至还召回了这位公使。1894年，当中日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对抗终于爆发战争时，我们再一次尽量不支持任何一方，只是通过斡旋礼节性地表示，希望日本不要对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邻国发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在外交上“抛弃”朝鲜的做法，早在Dean Acheson还是个小屁孩儿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中日冲突期间，英国曾提出要我们同它以及德国、俄国和法国一起进行联合干预，但这个建议被我们拒绝了。在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之后，我们再次承认了朝鲜的“独立”，同时也承认了日本的权利。随后，在日俄争夺朝鲜半岛时，我国国务院指示驻汉城公使，要他告诫当地所有的美国人不得发表任何反日言论。

在此后20年中，朝鲜曾两次请求我们履行最初的承诺，保护其不被邻国活活吞并，但这两次我们都直接明确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在日俄战争的第一个月，日本就把朝鲜变成保护国，而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并不重视朝